

## 大城山曾是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带(上)

■李专

通山那么多山,古籍中见之最早者却是大城山。

古籍《水经注》曾载此山“壁立如城郭”“昔有猿猴出没”。

隋唐以前,通山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大城山一带,当然,那时还没有通山县,此地界上只有一个新丰乡,隶属于永兴县(今阳新县)。如今这里还有新丰村新丰寺这些地名。今天的厦铺镇和杨芳林交界处的大城山,是通山文明的源头。

旧《志》云:“通山本汉下雉地,三国吴为阳辛,隋末为永兴县之新丰,属鄂州。唐因之。五代时,杨行密起铁冶,置羊山镇征赋。南唐始置通山县”。在设立通山县之前,隋大业十年(614)曾在此治铁,设新丰市,督征赋税。设羊山镇的时间为五代十国武义二年(920),北宋乾德二年(964)始置通山县。羊山今为通羊镇,新丰市今为杨芳林乡新丰村。两个最早设镇地都因冶铁,都因征赋税。新丰市比羊山镇早306年,新丰市比通山县早了350年。

我到今天的杨芳林乡新丰村去走过一次,感觉这个村有点霸气侧漏。村头就是一座明代古桥,桥长50米,最大孔径十米,石台木面,有廊屋。全县20米以上的明代古桥,仅剩三座,这是其中的一座。村街两旁,老屋老得有味,新屋新得有形。一家别墅大门两边各挂一块公司铭牌,“湖北陌上花开生态农业公司”和“湖北绿江南置业通山分公司”,后者谦虚为“分公司”,前者直接就是“湖北”省级。

旧《志》又云:“旧有青山镇、通羊镇,各摘一字而以通山名县。”

旧《志》中提到的“新丰”“青山”均在大城山周边。大城山有四门,北门下是杨芳林乡新丰村,南门下是厦铺镇青山村,东门下是厦铺镇藕塘村,西门下是杨芳林乡高桥头村。

位于大城山脚下的翠屏寺,建于东晋太和四年(369),是通山境内最早的佛教寺庙。兴盛时期建筑面积达到千余平方,有僧徒百余人。

我最早知道大城山是在徐金秋的散文诗集《长箫短笛》里。她在《大城山》这篇里写道:“有一‘偏头僧’,身长八尺,披一长袈裟站在山头的风口处凝望。望了千年。本想去盆地的大王寺修身养性,因尘念未断,仅转身望了一眼恋人,便被永远定格在此,哪也回不去。从此站成不朽的石头和尚”。

选自《路自通山》一书

■周绪成

## 五月石榴花盛开

灿若锦霞别样红,热情如火冰雪融。繁花落尽春已暮,悄然绽放五月中。

初夏的五月,是属于石榴的季节!

我乡下后院菜园沟边,五棵石榴开花了,在浓浓的绿叶之中,燃起了一片火红。开在碧绿枝头的石榴花,花色艳丽,红得浓深娇艳,花姿优美动人,给人以吉祥富贵之感。

石榴花形成花蕾的时候,早已经有了花托。花托好像托负着石榴花似的,也凸显出无限的橙红色,展现出特有的光鲜和亮丽。石榴花就在花托的托负下,渐渐张开花瓣,犹如孔雀开屏。

石榴花在枝头上迎风舞蹈,散发斗艳的芳香。石榴花是一团火,燃烧在夏天的岁月。怀着激动的心情和期冀,向着充满希望丰收的秋天。

石榴,别名安石榴,山石榴,若榴木,千屈菜科石榴属植物。据传石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从安石国(今伊朗一带)带回来的,因此得名“安石榴”。汉武帝十分喜欢,将石榴种植在上林苑中,长安顿时掀起了“石榴热”。

石榴花为两性花,因雌蕊发育程度的不

同,分为完全花和不完全花。完全花是“葫芦状花”或“筒状花”,俗称“大屁股果花”;不完全花的萼筒呈喇叭形,称“钟状花”“尖屁股幌花”,不能受精结实。

石榴一生会红两次,第一次在夏天,榴花开欲燃,第二次在秋天,榴果缀满枝,一个红得娇艳动人,一个红得蒸蒸日上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因为质地较厚的石榴花萼比较重,所以我们看到的石榴花通常会微微下垂,那厚重的花萼上,折叠着丝绸般褶皱的花瓣,倒置的花型看起来就像是穿着轻飘飘的裙纱的曼妙女子,甚是讨人喜欢。石榴的花型也是“石榴裙”这一说法的由来,一条条石榴红裙,张扬着女性对活泼、美艳的喜爱,有种我自风情万种的从容自信。

初夏的石榴红,一半是饱满的热情,还有一半是新生。石榴一边开花一边结果,果实与红花并挂枝头,盈树盈枝。待到花期后,花朵的另一头“见子初成”,石榴的花托会开始渐渐膨大成一个圆球,颜色有鲜红色的,也有从黄绿色渐变至红色的。成熟的石榴果,外皮红艳,果形圆满,恰与节日悬挂的红灯笼有着异

曲同工之妙,寓意日子红火,幸福圆满。

有诗言:“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”。成熟的石榴只有一层薄薄的膜,却包裹着千粒籽儿,粒粒晶莹如透明的红宝石,挤挤挨挨在一起,所以人们说它多子多福。

“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燃”“却是石榴知立夏,年年此日一花开”。石榴花开,之后便是漫长的盛夏——一年中最璀璨明亮的季节。灿烂,明媚,是最好的时光,也是生命本该有的样子……

五月石榴花盛开,如火焰般热情,在风中舞动。那一抹抹艳丽的红,点亮了整个季节的眼眸。似晚霞洒落在人间,又似精灵在枝头跳跃。每一朵花都绽放着生命的激情,每一片花瓣都诉说着爱的故事。蜜蜂在花丛中忙碌,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。它们是石榴花的伙伴,共同谱写着五月的乐章。

五月石榴花盛开,是希望与美好的象征。它让人心生向往,陶醉在这绚烂的花海之中。岁月流转,花开花落,但五月石榴花的美丽,将永远留在记忆的深处。它是大自然的恩赐,是生命中最璀璨的风景……

■徐向东

## 大畈枇杷

车子沿着“通大”公路向东前行,一眨眼工夫,便进入大畈枇杷小镇领域。

雨过天晴,晨曦初晓。环湖公路雾气缭绕,茂密的果园飘渺渺,好像披上层层金纱。

每一次体验采果乐趣,园子里的一草一木,一叶一果充满初夏的激情。墨绿的枇杷园色彩斑斓,芳香四溢,拂过枇杷园的风是黄的、甜的、香的;毛茸茸、圆滚滚的果子在阳光照耀下,像似群星眨眼。

大畈枇杷获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,多次被授予省、部级“绿色食品”称号;果子颜值高,金子般纯正,一片枇杷园,就是一片辉煌。枇杷经四时雨露滋养,果子晶莹剔透,皮薄肉厚,轻轻咬上一口,甜中微酸,果汁稠稠的,润滑爽口。

五月,枇杷熟了,果园也多了些忙碌身影。阳光是最好的甜蜜素,敞阳处果子皮薄味甜。大伙趁着收获期,拎着袋子满树爬,满篓金黄,满脸红润。新老顾客来了,果农尽地主之宜,盛情款待,向游客推介自家新品种,传授采摘枇杷诀窍。枇杷天生娇气,采摘时考验一个人的耐力,火急火燎是犯了摘枇杷的大忌。游客听后,纷纷向果农投去敬佩目光,连连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。心细的果农,如同给自家闺女梳妆打扮

扮,边采摘边给果子套上“外衣”,担心果子碰了、挤了,破了美貌,卖不出好价钱。

山雀以园为家,一群群,一双双,精灵般绕着果树上空盘旋,没有一丝畏惧,时而跃上树梢,时而振翅翅膀。果农纯朴友善,与山雀和睦相处,每棵树顶端特意留些果子给山雀当主食。

枇杷小镇科技展览馆,人群川流不息。每次果子品种驯化选优,意味着果品链条在不断延伸。展销会上五项专利创新,枇杷膏、枇杷罐头、枇杷酒、枇杷露、枇杷茶、枇杷干果琳琅满目,新产品竞相芬芳。

据志书记载,大坑村种植枇杷可追溯300年前。小村溪水潺潺,果香幽幽。枇杷已融入果农们的血脉农耕。果农悉心护着果园。春来了,人们顺应农时,在园子里精耕细作,修枝梳根,防虫清园;秋季到了追肥“黄金期”,大伙在果树旁边挖沟抽槽,施足底肥;严寒之时,果农在楼阁取下金黄稻草,给果树盖上御冬被褥,防寒防冻,保花保穗。

村里有位叫袁观强的大学生,果农习惯称他“枇杷强”。他笑着说:“我种植枇杷经历与枇杷果一模一样,起初皮青味涩,后来色香味甜。”他家枇杷示范园,一行行、一垄



垄,黄灿灿的果子貌似主人笑脸。

“枇杷强”是个热心人,喜欢把义务讲堂搬入果园里,好观摩,易理解,常常从果树栽培基础说起,解答果农疑难。癸卯兔年,“枇杷强”事业如日中天,双喜临门,荣获“湖北省十佳农民”称号,还被县农业部门受聘科技特派员。

前几日,通山县大畈镇举办第六届枇杷旅游节。连届盛会,以果兴农,以农兴旅,以旅兴镇,枇杷小镇迎来发展大好年华。才艺表演、抖音视频、书法摄影、健康长跑多个项目同步登场,好戏连台。

五月的大畈山河秀丽,湖水碧波,大地流金。波光倒映着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,迷人的画卷,又染红了枇杷小镇灿烂的明天。

■喻雪金

## “病”纪

近些日子,我连续地腹部隐疼,最初未在意,去药店买了药就没有管了。那日疼痛犹甚,晚上十点在丈夫的陪同下去急诊,一番检查并没发现什么问题。我将情况告诉当医生的好友燕子,她却说不明原因的连续腹痛更应高度重视,因为我有家族病史,建议再做肠镜。血液检查报告单显示血糖指数飙升,医生建议住院,并加做胸腔和腹腔CT。

第二天没顾不上过早就去打印CT报告,上面赫然写着:下肺尖胸膜下可见结节灶,××瘤? ××瘤? 两个大问号犹如两道刺眼的闪电,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,用力揉了几下眼皮,再读那行字,手不禁抖了起来,脑壳里有“嗡嗡”声作响。脚高步低地跑去找主治医生。他表情凝重,说这病灶面积有点大,得赶紧去武汉作进一步检查。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,有点像高度酒,顿时让我周身发热,晕眩,身体有点失衡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燕子。手在不停地颤抖,几次输错手机密码,终于拨通电话。燕子语音大变,几乎是高喊:“我请假陪你去武汉!”看她急,我反而淡定了,这个时刻一定要保持清醒,一切还是未知,如果注定会有一劫,自己必须沉着面对。我阻止了她请假,以及即将从大路赶过来一起赴武汉的老公,一个人踏上了去武汉的路。

到省人民医院已是下午一点。我把行李放在门诊大厅,去买住院所需的生活用品,这才想起自己从早上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。匆匆买了碗馄饨,却难以下咽。候诊区已有十来个病人坐等,他们或玩手机,或闭目养神,大都表情木木,萎靡不堪。

办理好入院手续,打上点滴,已经是晚上六点了。此时,我想在微信闺蜜群里说些什么,却不知怎么说,编了几个字删了又编,还是词不达意,干脆把检查报告发到群里,说我在武汉。群里顿时炸了锅! 连珠炮似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,我回了句“来汉等确诊”,便把手机丢在一边,不再发言。

有闺蜜跟我视频了解详情,她有时眨眨眼,有时干脆将头移出手机屏幕,再回来对我笑时,眼睛分明是红的。放下手机,我强忍了半天的泪也忍不住滚落下来。

手机终于静了下来,点滴也打好了,心却像塞满了棉花。披衣起床走出病房,走廊里不时有病人或家属走动。走廊的尽头,有人放了两把椅子,我走过去,坐下,深深吐口气,思绪依然纷乱。

想起曾经在席间推杯换盏时的豪迈,想起经常熬夜却浑然不觉的那刻,我总认为“生死有命”。这次来到医院,呼吸科咳嗽声

不绝于耳,有的咳得不能休止,身体束成一团。我这才清醒意识到,健康是多么可贵,我的内心充满了怯懦,我担心病魔侵蚀我的机体,蚕食我的意志,我怕因我的病痛而给我身后的人造成重创。

我像一条搁浅的鱼,挣扎着,终日惶恐不安。

我又心存幻想。我深信当今发达的医疗技术。

恍惚中过了两日,预约下午三点半做增强CT。不到两点,我就候在放射科门外。那一个半小时里,我频频凝视医院大厅的挂钟,看秒针一刻度一刻度挪移,尽管这里并不安静,我好像听到精确的装置滴滴答答地响着,于我而言,像进入了危险倒计时。

终于,检测报告单打出来了,我却不敢聚焦眼神,双手下意识的将它折叠起来。手机一直在响铃,我知道是某位亲友打来的。他们也在等着。深吸一口气,徐徐展开,如有千钧重负。当“良性占位,囊肿”几个字跃入眼帘,我扶了扶老花镜,又重新审视一遍,还是这几个字。这些天所有的痛倾刻消散——它是最好的药。

这次生“病”让我意识到,世间万般的繁华与荣光,都抵不过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珍爱自己,善待身边的人,才是我往后余生里最重要的事。

